

走进包公故里

廖奔



包公故里文化园

我出生在中原腹地、黄河南岸的开封城,从小知道城里有包公府衙、包公湖、包公祠。长大一点了听戏里唱《铡美案》,宋代的铁面包公铡了忘恩负义的皇亲驸马陈世美,惊心动魄。戏台上包公为自己摆下棺材一方,摘下有着长长平翅的官帽(民间传说宋仁宗赐他翅长加二寸)在手里端着,不惧权势地低声开喝:“开——铡!”威武的衙役们高举起龙头、虎头、狗头三口大铜铡,陈世美吓得瘫在地上,面色如土。龙头铡放下一开,刹那间日月晦暗,天地动容,“咔嚓”一声,铡刀落地,血光冲天……台下小伙伴们一片叫好。

我只顾看故事了,就没注意到包公是哪儿的人。这次来到了安徽肥东县东边包公镇的包村,才知道包公出生在这里。古代这儿属庐州治下,庐州就是今天的合肥。

包村坐落在巢湖北岸、浮槎山南侧的丘陵地带,背倚凤凰山。村里自古留有一座包氏宗祠,左近有与包公幼年生活有关的荷花塘、花园井、衣胞庙等遗迹,凤凰山上还有一片“包氏祖塋”。近年村里建起了占地90亩、偌大一片的包公故里文化园,里面有包公故居、孝肃阁、包公书院、廉苑、包林等,希望借此推广包公文化和发展旅游。合肥同样也建有包公文化园,里面也有包公祠、包公墓、包公池,老城区还保留着一截护城河——包河,据说包公幼时曾在这里读书,后来又到这里担任庐州知府。反正当地似乎什么

都带着一个“包”字,这当然是多样文化的骄傲,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

我知道的古代人物里,大约有三个人习常被民间称作“公”,尤其得到人们的尊崇:周公、关公和包公。因此心里一直存了一个疑问:上下五千年里中国的知名历史人物多了去了,为什么只有这三个人被称作“公”呢?据说“公”的称呼来自春秋五霸“侯伯子男”之首的“公爵”,但民间又不完全按这个论。例如周公的爵位确实是“公”,名正言顺。关公是“汉寿亭侯”,还差着一级,他被封帝封圣是死了多年以后的事了,也算吧。包公根本没被封过爵,只担任过权知开封府(四品)、枢密副使(二品),但他也被称作“公”,恐怕更多是出自老百姓的口碑吧?

西周时候周公的事儿太久远了,民间不甚知晓,只在文人书籍里享誉。三国时候关公的声望来自他的忠贞义勇,经由小说《三国演义》和明清众多铁嘴钢牙说书人的推波助澜,在民间逐渐被传成了神。宋代包公的誉望高涨,则是因为他的治世名声了。包公故居里的展板告诉我们:包公姓包名拯,是楚国名臣申包胥之后。史书说包公为人敦厚、疾恶如仇、廉洁公正、生活简朴,而主要推崇他孝亲、清廉和敢于弹劾权贵三方面的事迹。

孝亲是说,包拯28岁考中进士之后被授予江西建昌令,双亲年老舍不得他远离,包拯于是毅然辞官在家奉养双亲,十年时间里还放弃了其他的做官

机会,直到给父母养老送终并守孝三年期满,才出任天长县令。不慕荣华富贵,对封建时代的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毕竟做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许多人就是在遵制守丧期间还要隐匿实情换取仕途和俸银呢;再说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时,仕宦之人多舍孝尽忠,包拯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好在宋仁宗正在倡导以孝治天下,并不怪罪包拯,包拯因而得遂其愿。

清廉就有许多典型的例子了。包拯少年时在一僧舍读书,经常与同学路过一个富人家门口,富人设宴请他们,同学想去,包拯说我们将来可能会主政一方,现在欠了人家的情,将来你拿什么还?断然拒绝。南宋理学家朱熹因此称赞包拯自幼立己接人严格。包拯曾经担任广东端州知府,离任时没有带走一方端砚。想想早已被居为奇货的端砚,今天仍然是天下文人最为珍视的宝贝,价值连城呢!包拯曾担任监税官,掌管过漕运,后来还担任了财政大臣三司使,这些都是肥缺,但他公而忘私,一尘不染。包拯担任家乡庐州的知府时,上任伊始就告诫族人不得因此而谋求私利,自己则不与亲戚朋友来往、执法不徇私情,曾因舅舅犯法而责之以棍刑。宋代实行的是避籍制度,异地为官,宋仁宗能破例将包拯任用回原籍,充分说明了对他清廉品性的认可。

我读到包公故居堂屋东壁石碑上题写的《包拯家训》时,仿佛读懂了包拯的本心:“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莹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不畏强势、执法严峻、弹劾权贵、严惩贪官污吏,则是包拯最为人称道的地方了。包拯担任监察御史时,先后弹劾了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的60多位官员,把许多贪赃枉法者拉下马,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传雅号“包弹”。他曾七次弹劾朝中势力巨大的王黼施行苛政暴政,致其下台,朝野为之侧目;三次弹劾舒王王的郡马郭承祐为非作歹,使之贬官;两次弹劾宰相宋庠尸位素餐、毫无建树,让他遭到罢免;又连续弹劾罢黜了前后两任财政高官三司使张方平和宋祁,朝野震动。包拯甚至还数次面责皇帝。宋仁宗宠爱张贵妃,不断给她的伯父张尧佐加衔增职,包拯前后四次弹劾张尧佐,仁宗无奈只好削去了张尧佐的部分职权。史书称赞包拯敦厚忠恕、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从我们可以看到包拯立身持正、宁折不弯的秉性,正到了他一首明志诗里的句子:“精钢不作灼。”

包拯的事迹宋代时就在民间流传开来,他成了秉公执法、不畏权贵、为民请命、不徇私情的形象的代表,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好官。包拯包拯,打包票要拯救苍生也,民间演绎生发了包拯之父给他起名的寓意与厚望。

宋代文人笔记里已经有十余种关于包拯任宦事迹的记载,如司马光《涑水记闻》、沈括《梦溪笔谈》、叶梦得《石林燕语》等。宋代说唱话本里则开始道染包公断案的明察,例如《三现身包龙图断

冤》《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合同文字记》等。还有一篇《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篇末说:“直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这一班盗贼,方才惧怕,各散去讫,地方始得宁静……亏杀龙图包大尹,始知官好自民安。”可见在当时民间传说里,包公已经是威风凛凛、政绩突出、受百姓广为称道的人物了。

元代政治黑暗,人民期盼清官,元杂剧里因而盛行包公戏。今天保存下来有完整剧本的包公戏有十六七种,例如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郑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李潜夫的《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曾瑞卿的《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糶米》《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包待制断打珰珰盆儿鬼》《张干替杀妻》等。包拯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属于皇帝顾问一类,都是荣誉性的头衔,故而世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其实这都是虚衔,没有实际官职,一般人得不到,是皇帝特授以示荣宠的,所以民间引以为包公的特殊徽标。元杂剧里主持正义、体恤民情、擅长勘察、无所不能的包拯形象,体现了百姓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和期盼,成为扭曲时代里民间摆脱黑暗现实的一种集体心理幻想。

明清时期包公戏极其流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所有的地方戏曲剧种里都有包公戏,全国老百姓因此都知道了“开封有个包青天”。戏里的包公黑脸,永远不笑,既维护皇权,又刚正

不阿,抗官官相护,替民众申冤。戏里甚至把他演绎成敢于对抗皇亲、置自身安危于不顾而坚持公道正义的形象。民间最流行的一个戏是《铡美案》,把秦香莲的故事嫁接到明清长期盛演的戏《琵琶记》里去,这才有了舞台上抬棺铡驸马的威武黑包公。秦腔传统名剧《包公赔情》里,更是演绎成包公幼时被“嫂娘”养大,后来侄子包勉贪赃枉法,包公铡了侄子自己给“嫂娘”养老送终的故事,显示了民间百姓心中对理想清官的人性塑形。包公还能日断阳、夜断阴,出入人间地府之间,断尽天下疑难杂案,他也成了一个半人半神的存在。

包拯的脸谱因此与传统戏里所有脸谱都不同,他面黑如漆,在前额的位置用白色油彩勾画出一弯新月,俗称“月形脑门”。据说包拯出入阴阳两界断案需要“通行证”,这“月形脑门”就是一张跨界“通行证”。

在包公身上,寄托了封建社会平民百姓对于清官的企盼和对公平正义的向往,这种向往的汇聚,成为制衡传统道德与官僚体制的强大舆论力量。

浮槎山齐都峰顶有清、油两支流泉水流出,包拯幼时曾得母亲张氏训导:要像清泉一样清白做人、清廉为官。浮槎山上的松树嶙峋直节、巍然挺拔,其中是寄寓了包公的魂魄吗?

站在包村抬头望家,凤凰山头,一缕云气上冲天际,仿佛天地正气所聚合。往事越千年,今天的包公故里,正翻开一页新的华章。

因马烽而与众不同的村庄

周习

太阳透过茂密的树林照到贾街上,照到了作家马烽的铜像上,我感到眼前金光四射。这和我昨天在马烽纪念馆里看到的塑像一模一样——塑像有真人那么大,坐在藤椅上,一只手扶着椅子,一只胳膊抬着,手微微上扬,似乎和来人说些什么,很亲切的样子。我不禁毕恭毕敬地在塑像面前三鞠躬。

贾街上有山西省贾家庄传统的八大坊、民俗小吃、民俗演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屋檐上的红色小灯笼,一个接一个。贾街的尽头是一个石制大牌坊,沿着台阶走下去,就是一个群众集会的大广场,在这里,我们和村民一起参加了第23届乡村文化艺术节。

贾街后面的大路旁,两排粗壮的杨树古老而沧桑,路北就是贾家庄有名的作家村。是的,你没有听错,贾家庄有作家村,作家村由几座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格的别墅组成,也叫文澜苑,绿树、鲜花、小桥流水,一样不少。这次来,我就住在1号楼二层的一间房子里。这座别墅是四合院结构,由蓝砖砌成,两边有同样颜色的耳屋。其他几套别墅造型各异,风格迥异。作家村穹形的大门口立着一块长条巨石,书有2018年乔羽老师题的一段话,大意是说,贾家庄是他当年创作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的地方。这句话勾起了我童年看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时的记忆,歌词“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和欢快的旋律感染着我。在第23届乡村文化艺术节上,当地歌唱家豪情满怀地歌唱此曲,赢得满堂喝彩。

贾家庄是个了不起的村庄,村里有文化艺术馆、博物馆,有著名电影导演贾樟柯组建的种子影院、电影学院、书店等,有玻璃制品、包装等村办龙头企业,有谷子、黑豆、玉米等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整个村子就是一个4A级景区,到处可见“共同富裕”的宣传牌。

我想,这个村庄一定是注入了高贵的灵魂,才使它变得与众不同。那么,这个灵魂在哪里?

二

在我看来,这个高贵的灵魂就藏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我幸运地在村里见到了主角高占武的原型——已经96岁的贾家庄村武士雄。

从村博物馆往西走,会出现一条窄小的胡同,胡同里有一个别致的农家院,就是武士雄的家。院子里两棵高大的白杨树直冲云霄,这是我在农家院里见过的最高的树,令我吃惊得合不拢嘴。武士雄的儿子、村长武建生迎了出来,他把我们引进屋子里,桌子上早就摆满了香蕉、苹果、橘子、花生、瓜子,展示着一个富裕和睦的小家庭的幸福。武士雄轻轻地走进客厅,他瘦脸、长身,穿一件小方格长袖衬衣,一件马甲,头发后梳,非常精神。武士雄说,他当年被国民党抓壮丁,幸亏他的连长是地下党,率领他们起义后,他才成为解放军战士。不料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腿负了伤,所以退伍回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他到峪道河两岸治碱找水,马烽了解到这件事,就以他为原型,写了这个故事,后来拍成了轰动全国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武士雄一开口,沙哑而雄浑的嗓音便把我们带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说,1952年,马烽来县里挂职副书记,他们开始交往。马烽很爱护年轻人,见面就督促年轻人找对象。马烽支持合作化建设,当时村里200多户人家,只有最穷的19户人家报名入社,分成2个互助组。互助组找当地的铁匠给打碾头,给人家钱,人家都不肯给

打。求人不如求己,最后他们千方百计打了100把碾头,用人力拉和碾头刨,打了一场春耕种胜利仗。在村史上留下了“一百把碾头闹革命”的故事。在互助组不被人看好的时候,马烽是坚决支持互助组的。

武士雄80多岁的老伴坐在走廊椅子上,穿着一身碎花褂,望着我们微笑。马烽的女儿马老四赶忙过去打招呼,看来她们很熟悉。

三

就这样,我认识了马老四。马老四原名段惠芳,笔名梦妮,诗人,是山西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她是马烽唯一的女儿,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她大个子,圆脸,短发,穿了一件圆领粉色刺绣大汗衫,看起来纯洁朴素。

我们一见如故,于是在一天夜里,我们聊得很晚,她把马烽和贾家庄的故事一一告诉了我。说起爸爸马烽,梦妮充满了深情。她说,新中国成立前夕,爸爸去北京开青联会,结果却留在北京筹备全国政协会议,他成了第一届协理理事,当时只有69名理事,他可能是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和老舍成了同事。

《吕梁英雄传》是他和西戎合著的中国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小说,是《晋绥大众报》周文社长指点帮助的。周文曾经是上海左联组织部的部长,还给鲁迅抬过棺。周文见他有着强烈的写作欲望,就对他讲:“你写北京的话,你能写得过老舍吗?”这一句话把他点醒了,他决心要到熟悉的生活中去,于是他回山西去。当时汾阳有一个抗日英雄叫蒋三儿,吸引了他和西戎,然后他们在了解蒋三儿的过程中,发现了汾阳贾家庄。贾家庄为什么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呢?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盐碱地,特别穷,互助组却做得好。他每

次都带上铺盖卷儿,从北京坐火车到榆次下车,再骑自行车,到贾家庄来。来来去去,时间都丢在了路上,特别不方便。

梦妮说,爸爸和贾家庄的关系缘起于贾家庄的互助组和后来的初级社。他发现,农民开荒靠一家一户干不成,必须组织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了初级社、合作社,越搞越好。当时社会生产力比较低,只有组织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兴修水利,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写了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梦妮从贾家庄村史纪念馆看到的。

梦妮说,看到爸爸回山西的决心已定,妈妈立刻先回太原,带着三个哥哥、姥姥姥爷还有侄儿女一起。虽然姥姥姥爷都是河北人,但也一块来到了山西,妈妈则成为《中国少年报》山西记者站的人。

四

“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前,是爸爸的创作高峰期。”梦妮说,当时中篇小说《村仇》发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被改编成连环画、电影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人书再版了好多次,现在在他的纪念馆里还放着几套。他十五六岁参加了军,在根据地里成长起来,去延安学习,成了文艺兵;从延安又回到晋绥边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锻炼了,他也参加过开国大典观礼。这种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文以载道的创作理念。

“‘文革’的时候,爸爸还在接受审查,听说要我们到农村去。妈妈就一个人先到了贾家庄,问村支书我们能不能到贾家庄来插队呢?因为我姥爷已经70多岁,姥爷双目失明,我们家三个孩子只有我16岁的大哥上班当了矿工。当时我妈妈想,要插队去,可能一辈子就要待在农村了,那么还是希望到熟悉的贾家庄去。没想到支书一口就答应了,说回来吧!我们全家心里很温暖。虽然一家人最后没有去成贾家庄,而是被打折到了赵树理老家沁水县,后来又随着被释放的爸爸到了平顺县西沟村,就是李顺达、申纪兰的那

个村,但一直记着贾家庄的恩情。”

梦妮说,她家和贾家庄的关系就跟亲戚一样。她第一次到贾家庄,是去看她插队的三哥,妈妈带着她在村里走家串户,妇女队长给妈妈沏了一壶大叶子茶,又怕凉了,便放在火上温着,她还见到了贾家庄第一任支部书记贾煜,他跟她妈无话不说。

改革开放之后,要分田到户,是分还是不分?一时拿不准,当时贾家庄村支书邢利民来找她爸爸,说这可怎么办呀?“爸爸说一刀切是不对的。”贾家庄村里种的是大田,如果完全分下去,水利设施怎么办?种的东西都不一样,该浇还是不浇?贾家庄原来机械化就很好,拖拉机耕种,收割机收割,如果分田到户,机械怎么办?“爸爸说,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邢利民听了以后,回去就把口粮田、饲料田、自留地分到户;统一机耕、统一排灌、统一调配种子、统一植保、统一收打,做到了“三田到户五统一”。“爸爸时刻为时代着想,为农民着想,思考着农村政策,他写过一个关于野村见闻录的短篇小说,当时还被好多杂志转载。”

五

梦妮说,中国农民文化素养来源于中国戏曲,戏曲里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如果利用电影的手法来表现现实生活的话,农民就更容易理解,让不识字的农民多来看,就能对他们有所启发,更有助于对农业政策的贯彻,这是爸爸搞电影创作的缘起。机缘巧合,一起从吕梁山上下来的孙谦是电影编剧,从北影厂回到山西后,就住在她家旁边。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新中国成立十年了,新时代的农民已经跟过去的农民完全两样了,“爸爸认为新时代的农民有文化,如果他们认真学习种田技术,生活会更上一层楼”。

“20世纪80年代末,爸爸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梦妮说,这时伤痕文学流行,爸爸写了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后来拍成了电影《泪痕》。《咱们的退伍兵》也是取材于贾家庄,是关于富裕起来的人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的

故事,是受贾家庄的启发。他的主张和贾家庄的实际情况不谋而合,贾家庄的乡亲们常常说,这是我们村里的谁谁谁,和贾家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作品就是写给农民看的。

“爸爸的纪念馆原来是地主家的房子,没收后就成了大队部,大队部新盖了房子之后,又成了大队的粮仓。村里收拾出来,说是给爸爸建立一个纪念馆,可老家孝义说马烽是我们的,因此建到汾阳还是孝义,一直有争执,无论建在哪儿,爸爸都坚决不同意建。他去世之后,贾家庄人说,老马是我们贾家庄的人,我们要给老马建个纪念馆。”

梦妮说父母在世的时候,他们的事儿她没有管过。爸爸去世后,尤其是妈妈也不在了的时候,有些事儿人家要问她,她就管得越来越多,跟贾家庄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2022年,爸爸百年诞辰,村里早早地就开始着手准备把纪念馆翻新,粉刷油漆。“中国作协给我爸爸开座谈会,因为当时有疫情,所以他们就邀请贾家庄的人。但是贾家庄人说,我们不管别的地方怎么弄,我们要给老马过百年诞辰。贾家庄组织了三代农民,六月里大热的天,顶着太阳给他做了一个纪念活动。”

六

巧的是,2019年5月的一天,梦妮就在我拜祭的马烽铜像的旁边,接受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纪录片的拍摄。后来贾樟柯举办吕梁文学季,设了“马烽文学奖”,再一次点亮了贾家庄文学耀眼的灯。

在贾家庄,我发现不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晚会现场;不论是在整齐划一的树下,还是在别墅里,都有马烽的影子。马烽擅长写农民和基层干部,表现人物美好的精神世界,他的小说连起来就是中国农村的晴雨表。

现在,中国作协的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设在这里,把“新时代和美乡村”的牌子挂在贾家庄,给这个村庄增添了更多的暖色调。

哦,我明白了,这里与众不同,是因为有过马烽的足迹。



团结湖